

澳華新文苑

第1245期(A)



《懷抱同一個夢想——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

推薦語

陳瑞琳

在何與懷博士出版新著《懷抱同一個夢想——世界華語文學評論選集》之際，讓我想到了2025年5月13日，在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墨爾本開幕式上，他眾望所歸，榮獲“世界華人文學終身成就獎”。我應大會所托，為他撰寫了感人肺腑的頒獎詞。在此，特將這個頒獎詞全文轉用為何與懷博士這部新著的推薦語：

何與懷是澳華文學的百科全書，他無畏的人生，毫無禁忌的文字，都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珍貴的文學記錄。他雖然守候在遙遠的澳洲，但他的目光所及早已穿透了全球。他筆下的文學評論，不單單是在為澳洲華文文學鑿碑立傳，其實是為世界華人文學開疆辟土。

在當代華人文學史上，何與懷總是敢講真話，為文學發聲。他那滑鼠一點橫掃千軍的勇氣，以

及“保衛文學”的信念，支撐著海外華人文學走向更高的維度。

他是當代世界華人文學的開拓先鋒，他所論及的海外文學乃至華人移民歷史的重大課題，為這個紛紜變換的時代留下了最真實的寶典，也為後來者留下了足跡斑斑的見證，並讓他成就了一個文學史家的風範。

(2026年1月13日於美國休斯頓)



陳瑞琳，美國著名華裔作家、評論家。曾任休斯頓《新華人報》社長、國際新移民華文作家筆會會長、北美中文作家協會副會長。現任歐美影視協會會長、《世界華人週刊》總編審，兼任中國國內多所大學特聘教授。多年致力於散文創作及文學評論，出版多部著作，多次榮獲海內外文學創作及評論界大獎，被譽為當代新移民華文文學研究的開拓者。憑藉其卓越的文學成就與廣泛的海外影響力，在2025年聯合國第69屆婦女大會的平行論壇上榮獲“聯合國亞裔傑出女性領袖獎”。

這是陳瑞琳女士與本書作者何與懷博士2025年5月19日在第四屆世界華人作家筆會悉尼閉幕式上的合影。

我

胡少璋

(接上期)不管怎樣我要堅持到最後，我又想起了俄國詩人普希金的詩：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悲傷，不要心急！
憂鬱的日子裡是需要鎮靜，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將會來臨！

軍宣隊會突然宣佈，是事出有因的。

那是在九十年代，我在中國的一本雜誌上看到一篇蘇聯莫斯科大學教授馬特柯夫寫的一篇關於胡也頻的文章，文內有許多錯處，於是，我即將自己當時寫的《胡也頻的少年時代》及《胡也頻的生平與創作》兩書寄去。不久我即接到回信，說兩本書已翻譯成俄語準備在莫斯科大學出版社出版。從此與蘇聯有了聯絡。後來，我得知他是胡也頻著作《到莫斯科去》、《光明在我們前面》長篇小說的譯者，不但是漢學家還是莫斯科大學東方語言學院的黨委書記。後來中蘇關係緊張，又發生了衝突，所以通信聯繫就停止了。

兩三個星期之後，我被送去與學校裡的歷史反革命等牛鬼蛇神一起勞動改造，即在校內打掃衛生，除草，種花，拉板車等。這對我來說，是個突變。原因是我對面房間單獨扣押的數學組長，一天早上專政小組成員推門要他起來做操時，突然覺得推門沉重，發現他吊死在門後。後來我們牛鬼蛇神都被叫

來幫助剪斷繩子，把屍體平放在床上，通知家屬及火葬場收屍。

有一天晚上，我和另一位牛鬼蛇神不覺間又見到學校裡的原校長廖懷玉。她說以前被國民黨抓捕後寫了“悔過書”，才從監牢裡放出來。屢次政治運動都已交代了，現在已經沒什麼新的問題了，但還是一直被揪住不放。那時寫“悔過書”是黨內的決定，透過關係通知在牢裡的她。那時國民黨區的地下黨是劉少奇負責管理的，這一政策也是他決定的。而現在文化大革命要打倒劉少奇，他的決定也都錯了，但倒楣的還有她。我們三人在一起談論都說自己已經坦白交代問題了。我是一個普通的文人，我用什麼裡通外國？怎樣有本事當蘇修特務呢？我們都在為自己解脫，突然被專政小組成員發現，說這是“反革命串聯”。當場猛打了我右耳一個耳光，耳朵嗡嗡響，什麼都聽不見了，經醫院檢查，耳功能沒有了，廢了。我們三人被抓去批鬥，廖懷玉校長被推上跪在長椅上，因為大家認為她態度不老實，一個學生一腳踢去，長椅踢倒，她也跌倒在地上了。當時專政人員特別恨我，因為那時蘇修侵犯中國領土，我又當它的“特務”，所以給我一個重重的耳光。

另外，還有一個大問題是，丁玲當時是反黨集團頭目，他們要我交待與她的關係。我直至當時為止，根本還沒有見過她，她當黨中央宣傳部的副部長的時候，我什麼光也沒有沾到，到了她當反

革命的時候，我卻惹了一身禍。直至1979年8月6日，我去了一趟北京，特地去探訪丁玲，我當面問她，我之前從未見過你一面，怎麼就禍從天降，迫我交代問題，還當了牛鬼蛇神，她即對我們感到慚愧。我哥哥因在北京的一所軍校當教員，去探望她而被批鬥戴上“右派”帽子，開除了軍籍；我則當了“牛鬼蛇神”，被批鬥下放勞動。最後，她說：“都是我們害的，對不起。”其實她也沒有什麼“對不起”的，與她有通信關係的很多的作者、讀者也大多被扣上了“右派”帽子，降級並勞教，二十三年後才平反恢復。

經過一年多的勞動改造之後，學校的“牛鬼蛇神”全被“解放”了，可以與其他教師一起參加政治學習了。但不久，號召知識份子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大家都報名響應號召，但被批准的全都是原來的“牛鬼蛇神”。報名後的第二天，我即上了“光榮榜”，下放到福安縣農村去勞動改造。五年後我又被調回原學校教書。我又開始給報刊寫文章，並被批准加入了福建省作家協會，在名義上被確認為作家了。1985年我被調去福州市民主同盟工作，並當上了宣傳部副部長。我有一個表弟在香港，有一年他在正月初一到我的五叔即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經濟系主任胡孝繩家拜年，說起我在國內是“牛鬼蛇神”，我五叔認為我可能以後成了政治運動的運動員，會被整死的。於是，他即以香港中

布文詩兩首

信天遊

你站在自己的土地
把苦難唱給更深的苦難
多麼心酸的美
彷彿一開口
就要吐出整個呂梁山
你偶爾低頭
不是為了看清什麼
而是為了讓大地
辨認革命留下的雪
你未曾計算
清貧與富有的距離
如同真理
不需要任何裝飾
當你推著土車遠去
整個天空
緩緩落下
成為最輕的負擔
在你溝壑縱橫的臉上
寫滿了
仰望天空的困惑

解放路

從東到西，這條路多麼長啊
名字從未改過，仿佛在耐心等待
又一場革命

沒有光，解放路將一條路走到黑
我仰看路燈，但唯有熄滅
才會讓黑暗更加具體

路面濕滑
汽車停頓的剎車聲
彷彿是眷戀人間的吶喊
往前走的每一步
又像碾過青春的軀體

十字路口，紅綠燈交替著
像兩個朝代
在較戰之後的交接班底

路牌始終沉默，它指著所有方向
卻從未指向黎明

劉虹詩兩首

新年：暗號照舊

忽然理解——

憂鬱，並非少數人在杞人憂天
亢奮也是
日子在繃緊臉的日曆上
緊趕慢趕，落葉般撕去昨天
只為鬆開虛擬的笑顏
冬至已過，大雪放肆
撒得像彌天大謊，只為把污濁
掩蓋。北風也越發強硬
似刀出鞘槍上膛，車輪硬是
倒得更快……你還是要相信
更強硬的，是事物的邏輯
和上帝的箴言

忽然驚覺——

今天，是這個晦暗年份的
最後一天。教堂早禱的鐘聲
從遠處傳來。不是末日
也不是最後的審判，倒像是一
年欠帳清零的時間
我要寫首詩當賀年片，斗膽
獻給黎明前的黑暗
我要早早出門去約會朝霞
帶著海角天涯朋友們的祈願
——接頭暗號照舊：
天，就要睜眼。

主流社會

活得亢奮。鮮衣怒馬。聲勢浩大。自我感覺良好：上得了檯面，也下得了三盞詞面光鮮，政治正確。在詞典和市面上都拿得出手，網上也得寵不會被敏感。它有時指時代精英，是權力妄想狂。有時指烏合之眾，是斯德哥爾摩症。像大河幹流也通陰溝，咱主流本就來自暗湧，專收編贏兩次的、身心分開獻的腦袋夾扁的。多少可憐人為添列主流社會爭相賣笑賣身賣靈魂賣愛國賊的矜膠器具。昨天，我又碰到幾個作主流狀的小文人發誓要在馬屁頌歌裡迅速雄起——當然前提是沒人揭他們的老底，否則將跌落人格的梯子立馬陽痿，呵呵……我還是欣然於主流之外，繼續做一個讓他們如芒在背的——另類，或曰邊緣

文大學教授，香港政府經濟顧問的名義給福建省長胡平寫了一封信，要求對我放行。

1989年12月7日，我就拿著單程證赴香港定居了。可喜的是，我在《人民日報》“共愛中華”的世界徵文比賽中，寫了一篇文章《香港的風》得了金牌獎，於是，可以在香港的文藝刊物及報界立足了，找工作容易了，並有了專欄。當年每天有文章發表，每字一元港幣。於是，我從一家出版社跳槽到《香港文學》再跳到《大公報》，最後在1997年6月當了《統一報》的總編輯。不幸的是，因工作過忙得了心臟病，住院後老闆去世，報社倒閉。在香港工作十年後，就在家休息了。在香港二十六年，

因為我買了兩套樓房，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就靠租金和稿費生活。

2015年3月，我們夫婦就以投親移民到澳大利亞。定居後，即又在《澳洲新報·澳華新文苑》及墨爾本的《大洋時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了，到目前為止總共出版了《胡少璋散文選》等七本書。前不久開會時，澳華新文苑主編何與懷博士問我，你知道胡也頻是給他黨內的人告密被捕犧牲的嗎？張奧列先生也問過我同樣問題，可是我一無所知，也無從去查考。

今天，作為分散在地球各地的華人，他們的心念的是生他養他的故土和人民，而不是……。